

Wenbi 诗歌

天，那么蓝

汤琴

那一世  
涉水而来  
前程原在远处的村庄  
那一刹  
偶尔停下的脚步  
随着飞鸟远去的翅膀凝望到天，那么蓝那么阔  
那么想  
在阳光下做一个长长的梦  
一个永不停歇的长长的梦

年轮已转了一圈又一圈  
身边的树木疯长  
才一个梦的光景呵  
种子被露水压得瑟瑟发抖  
天空和阳光仿佛隔了千百个世纪  
彼此不再相信不再照望

那些树木同样渴望着抚触天空  
四百米的海拔  
又是谁的盛世之巅？  
天，那么蓝那么阔  
那么平静地空旷着  
俯看岁月潮起潮落

山崖冷得如同被铁削过  
忘记才是最好的惦念  
把艰难分割成一寸又一寸  
用单薄的身躯捱过一寸又一寸  
为什么秋霜覆了一重又一重  
那偶尔的驻足要换取半生的寒？

地大 那些种子们互接着取暖  
那些弱小的草们  
在寒冬里又一次出发  
梦境里，有春天的花香清澈  
天，那么蓝那么阔  
那么近那么远

天语

苏敏

天其实是会说话的。  
比如，在清晨，她派一只小鸟，在你的窗外唧唧喳喳的叫几声，把你从春梦里唤醒；比如，在深夜，她让风姑娘过来，在你的门外呼呼啦啦地转一阵子，扰乱你的心绪让你睡不了一个好觉。

天的语言，有时很美。比如，黎明的薄雾和喷薄而出的红日，比如深邃的天空和悠闲的白云，再比如多情的夕阳和绯红的晚霞。在这些时候，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赞美都是多余的，我们的语言是苍白的，我们的灵魂是丑陋的。

天的语言，有时也很奇怪。比如，烈日当空骄阳似火晒得你脱一层皮，比如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弄得你胆战心惊，再比如雾霾沉沉不见天日让你心生叹息和无奈。在这些时候，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言行是多么的可笑，我们的举止是多么的龌龊，我们的想法是何等的卑鄙和无耻。

天的语言，丰富多彩，但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比如说，白天和黑夜；比如说，风调雨顺和天灾人祸。看似简单，却生出千生万象。

天的语言，扑朔迷离，比如说天上的星星眨呀眨，比如说天上的月亮亏损盈满，比如天边一颗彗星拖着一把长长的扫帚陨落。天语这个时候，高深莫测。

天在天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她的眼里，或是调皮，或是温顺，或是温文尔雅，或是粗鲁野蛮，或是勾心斗角，或是团结一心。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你都逃不过天的眼睛，天注视着人的一言一。积善，天降吉祥；不善，天降灾殃。别以为，天不知道，其实是天不说。所以，你不要轻易说，我对天发誓。

天在天上，有时也跑到地上来。比如说春天漫山遍野的花草，比如夏日里绿荫葱茏的林海，比如秋天铺天盖地的金黄，比如冬日皑皑的白雪。所以，我相信，天上也有人间，天上的神仙偶尔也会下凡，比如织女恋上了牛郎。而且，天上的爱情，比我们更热烈更浪漫，更会冲破一切藩篱和牢笼。天表达爱恋的方式，让我脸红，更让我妒忌，她每天，每年，都依然如此，比如，晨辉落日、朝霞晚露、晨钟暮鼓，万世千生，不离、不舍、不弃！

我们在以前都是很敬重天的，那个时候，天不仅在天上，更在人们心里。后来，我们以为自己的本领大了，甚至有人把天都不放在眼里，我们许担心，问天，我们该何去何从？天说，天机不可泄露！这是我知道的天语。

Wenbi 德长杯 美好家园 主题征文选登

乐清西东小村风物史（选二）

Wenbi 散文

郑亚洪

从乐清县西往县东撮取了11个村，它们是小的村落，也有五水共治，如淡溪、福溪等，有些不大为人知，却是有风景，有人文的。我更多地着笔于村里的人、事与物，方言与诗，纯净与美，传统与信仰，古老与现代。11个村始于郭璞先生曾为乐清选县治的郭路村，结束了我的故乡下读村。11，这个数字暗含了永久。

郭路村：郭璞先生曾路过

我到达郭路村的时候，太阳刚好运转到村西一个山头，眼看着它就要下沉了，太阳将它一天里最后一抹余晖投在郭路村。郭路村得名于东晋一个叫郭璞的阴阳大师，他来乐清选县治路过此地，故名郭路村。年轻的时候我不懂什么风水，年过中年，我越来越觉得古人积累起来的经验是对的，每到一村，我都要看看村里的风水，比如这座叫郭路村，倚靠在一座巍峨的龙门山下，将村庄怀抱在里头，在里面生活、耕作，再安静不过了，但现在龙门山的山脉却被一条动车铁路切断，在它的北面是塔东、东馆、孙家垟、溪东、界屿、瑶东、珠上。爱吾庐几乎是黄塘村周宅的一个翻版作品，厚实的大砖石结构，台门上复杂的刻镂，以及西式窗户。雕饰最繁复的是窗户，两扇窗好似人的一双眼睛，爱吾庐主人在窗户上大作文章，尽现他的审美观，这位主人是爱西洋的，拱形小门窗外加一个三角，远看起来好似一座小教堂，还有植物花鸟用蓝色涂漆，同时他对中式建筑风格抱有坚定的信念，大台门两边用一个寿字镂空了许多墙体。我在郭路村拍的时候，一位村民过来问我：你拍什么？我回答说：我拍老房子。在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前我就有准备，可这位村民追着我，她接着问：你拍什么？还是同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了两次，这位老太太不可能听不懂我的话，我就又一次回答：我拍地主屋。她问：你（拍地主屋）做什么？石帆话里把做发音成咋，结结实实的一句话，我说，看看。老妇人自言自语道：看看，看看。我与村里人的关系就建立在看看上，路边很多的村民都抬起头来看我和我手里的相机，有几位村民正在造新房，他们停下手里的搅拌水泥的活儿看过来，郭路村民投来的眼光有着新鲜的、也有赞许的。一位男青年主动向我介绍他家

的老屋，老屋的年龄，老屋上可赞许雕饰，我愉快地从村这头穿越到村那头。郭路村的城基比较高，对面院子向我敞开着，一位穿白衣、长发姑娘站在院子里，即使是最偏僻的村子里也有可爱的姑娘，我这样想道。这不，我在一座新房子门口目睹了一辆院子里的捷豹，这辆崭新的车子少说也得几百万，它此刻那么安静地停在院子里，离一堵黑瓦墙不到五米。这就是郭路村，古典与现代并存，当我从民国风的地主屋里出来，到村大道，一座标有以马内利的现代新楼叠起在郭路村，郑王庙最古老的一段墙体像一个被遗弃的繁体字一样镶嵌在村中央，南方钢构一组墙体广告无情地讽刺了我和郭路村最右边的一棵大香樟树，撑破墙体，逃脱这古怪的旧时空。

杏庄村：独守着民国遗产

寻找杏庄。我电话里问过瘦船夫，他说了杏庄的大概地理位置，在虹桥的虹港路上，都是外地人住的地方，他也没去过，可见杏庄不怎么好。下午我开了一趟，杂、乱、脏，别说明清遗留下的痕迹，连个杏庄村名也找不到，只好铩羽归来。查了资料，杏庄改名为建强村，在虹桥镇入口的大转盘以东方向上，胡颂平先生（胡适晚年秘书）旧居在杏庄。我在夹屋小路穿过，弄堂里造了许多座水泥平房，像一座老屋生出的无数番仔，里面居住着在虹桥打工的外地民工，有人站在阴沟地里洗澡，有人吃早饭，有人坐在小矮凳上拆装塑料件，一位妇女与一个青年拧打在一起，妇女从青年手里抢过十元钱，嘴里骂骂咧咧着。在脏乱的巷子里我看见了一座民国风格的老台门，典型的西洋式，宅院的一道铁门虚掩着，我去上询问，一位坐在屋里面的老人出来，他劈头第一句就说，你是文士的吧。我说不是。他又说，你一定是文士的。语气非常肯定，不容质疑。老人高高的个子，头发凌乱，眼睛往外突出。我真的不是文士的。我只是来拍拍的。他让我进来，我

又问，这是胡颂平先生故居吗？起先他没回答，像没听见，稍作停顿后，他听见了我的问题（是个很隐私的问题）点头说，胡颂平是我阿爷（实际上他是胡的侄孙）。你怎么知道的？他愈发奇怪地问，我说我从书本里看过来的。哦。他连忙点起头来，书上说的。农村里说书上说的就是跟皇帝的圣旨一样隆重。老人指着柱子上文革被破坏的雕饰愤愤地说，这怎么也遭破四旧呢？你看！我知道他对破四旧怀恨了一辈子，一辈子无人倾诉，今天一大早突然从县里来人，说要看看破四旧的东西。老人说话声音格外地高，同时压抑着兴奋，好像一位受委屈的孩子，我想很多年没人同他谈他的这座老宅。房间里一位坐在装修的老人一声不吭，该是他的老太婆。我对他说，时间倒流回来，当年好的东西现在有人想看。老人听了我的话很高兴，带领我到屋外去看最古老的立柱牌底。末了，他很突然地说住在这里都是痴呆的。他用手指外面的高楼说，住那里的人才不痴呆。我问他靠什么为生，他说以前做泥水生活，现在把空闲的房子租出去。我对胡颂平了解不多，但独对即将失去的民国建筑感兴趣，我回到家发了条微博。虹桥杏庄胡颂平故居，上了几张图片，发出后立即得到嘉兴诗人邹汉民的回应，说他读过胡颂平著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想专程来乐清看看。有人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与《歌德谈话录》并论。我看过一张二胡合影照，照片上的胡适之戴着一副圆形眼镜，开朗并自然，块头比适之高大很多的胡颂平额头饱满，前秃，眼睛由下面朝上翻，这个眼神让我想起保罗·策兰在书房里的一张照片，虽然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种人，胡颂平是因为做了一辈子的秘书，拘谨。寂寂无闻的马克斯·勃罗德靠整理卡夫卡遗作不朽，同样《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的作者胡颂平也将不朽，同样不朽的还有这座破烂不堪、让胡的侄孙守着的故居。（中国梦，美丽乐清 主题文艺创作比赛文学类作品选登 一等奖）

给我一间作坊

陈闻

我小时候非常痴迷于一种叫打铁的手艺活。那时海边小镇还有一家小规模的造船厂，造船厂周围有几家小小的打铁铺，其中一家的大师傅是我的邻居，二十几岁光景，臂膀宽阔，姓鲁。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要到铺子里去。铺子当中有一个硕大无比的火炉，边上架一风箱。鲁师傅有时会让我拉一下风箱，那风箱是我家那个的好几倍，我使出吃奶的力没拉几下，手就酸了，眼望着炉膛里正蹿着的火苗软软地趴了下去。于是多数在边上打铁。回想起来，那大炉膛似乎是个取之不竭的宝藏，鲁师傅不断地从里面取出通红透亮的铁料，放在铁墩上，和他的帮手上下抡锤，富有节奏的锤声伴着风声潮声，汗水滴落，火星溅起，柔软如玉又粘糯如胶的一团红铁翻腾、飞舞，渐渐暗成成形之后，嗤一声从冷水里出来，一阵白烟散去，一件新的铁器就成了。

真的是好看极了。我请求鲁师傅让我抡一下锤，他哈哈大笑：一个风箱都拉不动的囡还抡锤？

打铁铺也会接一些小活，比如补铁锅，补搪瓷杯子、脸盆。很神奇，铁锅是拿鸡蛋清拌铁砂的砂泥补的，而搪瓷器多用熔化的锡来补。熔锡也很好看。从指头长的锡条切一小段下来，放在一个容器里，锡的熔点低，烧一会儿，那银白的锡块就像冰糖一样慢慢熔了，整块熔掉时，红得晶莹剔透，可以在容器里滚动，不粘底，像荷叶上的一颗露珠。鲁师傅用火钳夹着铁片蘸着熔化的锡点焊到漏处，再用粗砂纸反复打磨平整。在他的指点下，我曾经成功地补过好几个搪瓷杯子，后来补锅补盆手法日臻娴熟。

那时还会经常流连凤冠老街的仁会糕点铺。我小时候是个特别不贪吃的小孩子，估计是手眼之欲一强，口腹之欲就弱。所以，我去糕点铺不是为了吃到好吃的，而是为了看到好看的。糕点师傅仁会老伯的家传手艺十分了得，一团面团在他手里也是花样百出。每年的九月到冬至之前，是小镇的虾皮捕捞旺季，鲜虾皮夹仁会糕点铺的咸公饼（又称继光饼）远近闻名。那时节他家只做一种中间有个洞的饼。但面团成圆成扁，即刻可捏就，缺风少骨，缺乏冲击力，塑形若再一单调，就没有看头了。哪里比得上打铁？打铁是我平生所见过的最具激情、力量、速度、节奏与变化之美的人类劳动。

后来父母从外地调回小镇工作，我的课余时间被管制，渐渐不能到打铁铺去了。但是只要家里一些器物裂了漏了，我都能给整好补上。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家什坏了是不会轻易丢弃的，我的特长因此很受欢迎。

十三岁那年，因为在理科方面表现得近乎白痴，尤其是代数，于是留级一年，休学在家。我的工匠生涯也在那一年达到巅峰，从打铁补锅扩大到各个领域。比如，在自家土灶里烧制过陶罐，自学榫卯木工工艺，成功做过无钉小板凳，用塑料包装条编过各种菜篮，拿松香压制过琥珀，还搜集到各种大小不一的碗盆配成一套五音俱全的编钟。按我老阿太的说法是：这囤，除了不敢起厝（闽南语，即建房子），还有啥米不玩？

我哪里是不敢起厝？实际上，我是太想自己亲手起一座厝了。及年长，偶遇梭罗的《瓦尔登湖》，大为喜欢，喜欢的直接原因是：梭罗用一把斧头，亲手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房子，一座实实在在的林中房子。

Wenbi 散文

关于督促当事人处理 机动车和驾驶证的公告

截止到2014年7月21日，乐清辖区共计注销驾驶证100人次，逾期未体检驾驶证178人次，逾期未换证1276人次，驾驶人超分154人次，强制注销机动车34辆，临界报废机动车24辆，检验逾期机动车71881辆，请当事人尽快到乐清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仍不办理的将按有关规定处理。详情请登录到乐清交警网（www.yqgaj.cn）查询。特此公告  
乐清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4年7月30日



老蜈蚣桥便冷落了下来，但居住在北城路附近的村民，到城区去买菜办事，还是会走老桥。再后来，银溪的源头处建设动车线路，为方便交通，又在老桥的桥址上建起了一座新桥，即为现在的蜈蚣桥西桥。老人说，现在西桥下的那个水坝，就是老蜈蚣桥的桥墩。于是，我重新来到西桥上，往下看，发现果然如老人所说，桥下有早年埋下的巨石。世事消沉，有心者采摘零星的部分，记之史册，传之后世，但更多的是贮存在老人的记忆中。从地图上看，乐清的城区

呈狭长的扇状延伸至大海，蜈蚣桥正处于扇柄的位置，是城区与城北广大山区的关键链接点。可以想像，在暴雨季节，这里也是山洪下泄的冲汇处。从老蜈蚣桥东侧的北城路，沿溪上溯时，我还发现了两座简易的小桥，放眼向深绿处望去，高大的树丛中有民房隐约而现，溪滩上有棕色尾巴的水鸟在飞翔、觅食。如果没有一辆呼啸而过的动车提醒着我，我怀疑自己又重新来到了过去的农耕时代。

乡村渔事之一：捡鱼

李振南

仲夏夜，闲来无事，随手抽出一册唐诗来读，恰巧翻到张志和的《渔父》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读着读着，眼前就忽然出现了许多游动的鱼儿，片刻间一幅幅儿时乡村渔事的画面也在脑海里浮现。

我的家乡处于多水的江南海滨，湖塘河流密布，水渠沟汊纵横。儿时，那里的天是湛蓝的，水是澄碧的，泥土是芬芳的。在这些有水的地方，几乎到处是鱼，而与鱼打交道，是大人们一年四季的赏心乐事，也给我们这些孩子们平添了许多的乐趣。捡鱼是所有乡村渔事中最简单、最省力的活计。干这活儿不需要渔具，只要带上鱼篓就可以了，当然这样的活儿都是小孩干的，大人是不屑的。

捡鱼一般发生在冬天，晚稻收割后，天气渐冷，水田已经闲置，被北来的风自

然地稍稍晾干一段时日，等着冬耕播种育苗或是油菜的前夕。由于首蓿生长初期怕水淹，农人会选择阳光温暖的日子，赶着耕牛，背着铁犁，踏踏地走向田野，把一望无际的农田犁出一条条的土沟，形成一片片长方形的土垄。而播种油菜时，需要将整片稻田全部犁过，再经过一段时间的风干，用锄头敲碎做成一条条土垄。这些土沟、土垄的好处是，便于排水和劳作。

这时，孩子会背着鱼篓，跟随大人在犁出的土块和土沟里捡拾泥鳅。这种捉鱼的方法，不需要渔具和渔法，是现成的捡拾，于是，家乡人就叫它捡鱼。众所周知，鱼儿是离不开水的，春江水暖的时候，是泥鳅最快乐的时光，徒手是抓不住它们的。但等到了水竭，它们只好往深泥里躲，想法借助冬眠的本事藏到来年水涨，再续自己灿烂的生命。所以，在犁田的那刻，就是最容易捕获它们的时刻。

当生产队轮到我父亲犁田时，我就挎

着小竹篓，紧跟在前面赶牛犁田的父亲的身后，一双眼睛盯着翻腾出来的泥土，细察土块中每丝的抖动。大多时候，随着泥土的抖动，泥鳅就会滚落在刚犁出来的土沟里，我就很容易捉住它。不过，有时泥鳅也会龟缩在泥块中一动不动，这时需要眼力，若看见土块上有一个光滑的洞，那么对准洞口将土块掰开，往往有一条泥鳅掉落下来。有时候，土中的泥鳅也会被铁犁拦腰截断，尽管还能活蹦乱跳，但我的双手已被染成黑淋淋的。

小时候，田里的泥鳅多得不可胜数，一天下来，我们总有两三斤的收获。暮色将至，回了家，一把干柴，几缕青烟，些许的功夫，便可闻到泥鳅香汤的滋味，和父亲啧啧的品酒声了。除了能保证父亲的下酒菜，我还挑上一些大个子和完整的泥鳅养在水桶里，凑够一竹篓，我们就会赶赴集市，到农贸市场卖上几角或块把钱，几次积攒下来，准能给新年添上衣服或鞋子什么的。